

风,起于青萍之末

——写在星期广播音乐会三十周年纪念之日

◆ 沈次农

今晚,电台同行借辰山植物园举行纪念“星广会”三十周年庆典音乐会。这让我不由想起三十年前与俞达第一次相识的那一刻。

1982年元旦,在“文革”中被强行停刊的《新民晚报》,在众多晚报元老的努力下终于复刊。我作为招聘后的第一批新记者,上岗伊始,开始履行音乐记者的职务。一月中旬的某日,门牌电话通知有人找我。下楼,发现是一个戴眼镜的白脸斯文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电台音乐编辑,叫俞达。那时我刚踏入这一行,朋友还不多,见是同行,分外高兴。俞达开门见山,称正在策划一个系列音乐会,1月24日是第一场,希望新民晚报配合宣传。现在回头看三十年前第一期星广

会节目单,人们一定会惊讶:名闻遐迩的星广会开锣首演,竟是那么的“杂七杂八”——那场被称为“声乐器乐综合场”的首演,竟汇聚了上海乐团、歌剧院、民乐团、电影乐团、音乐学院和芭蕾舞团等七家艺术团体,形式与内容包罗万象,曲目则囊括古今中外。

新闻报道最关注的是新闻由头。这场音乐会曲目毫无新意,论演员都是本市经常露面的音乐家,论音乐会主题——没有。新闻由头在哪里呢?对报社来说,这报道连标题也不好做。但终因音乐会形式是现场直播,好歹有点新意,在征得版面编辑同意后,报道终于出笼了。

然而没多久,我就发现,每当星广会演出之时,但凡你走进里弄小

巷,便发现家家户户都在收听。又因为大家都在听,不怕影响别人,因此都把音量开得好大,这时我才发现,到底是老编辑,俞达一定早就明白这样的节目会受到欢迎的。但他没说。

星广会在那时受到欢迎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那年代的音乐会很少。

刚从“文革”过来的专业音乐团体,在告别了样板戏之后,却拿不出什么节目。演员虽然顶着专业音乐家的帽子,其实很多人只会唱样板戏,年轻演员尤其没接触过传统经典作品。而传统的、经典的音乐作品,要从头开始学,还并不好掌握。另外,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开音乐会都以单位出面。因此,个别演员或许手

头有一些保留曲目,但作为乐团,要推一整台戏,难度就大了。因此,星广会的出现,其实是解决了这一大问题,打破单位藩篱,只要有新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星广会登台。这也是星广会在最初的一段时间,每期都是“声乐器乐综合场”的原因。

现在回头看,更觉得俞达不简单。他就像是一台座钟内紧靠发条的第一个齿轮,当他慢慢转动起来的时候,整个座钟的所有大小齿轮都动了起来——音乐厅有了节目,音乐家可以登台,听众有音乐会听,市民在家中也能听现场音乐了,而电台的播音员走上了舞台,往年只能面对录音带的编辑们,从此有了组织音乐会的能力。

可惜2005年俞达因心脏病突然离我们而去,享年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今天,在电台举行盛大庆典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和他的这段交往经历,在此记下以寄怀念之情。

◆ 周炳葵

弗莱明转向再转向



中了。

弗莱明的抒情女高音色彩亮丽、富于活力,她的音色、她演唱时的多姿多彩足以使她胜任一系列的角色,如《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伯爵夫人、《蔷薇骑士》中的王登堡公主等。有意思的是,弗莱明以往并不注重脍炙人口的剧目,而常常独辟蹊径,演一些较少受人关注的歌剧,如美国作曲家弗洛伊德《苏珊娜》中被福音派教会放逐的无辜女孩,柴可夫斯基《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塔吉安娜等,登台前虽被认为风险很大,结果却大获成功。

弗莱明小心地回避威尔第、普契尼的作品,但2009年在伦敦演《茶花女》的维奥莱塔却是一个例外,希望在歌剧领域做些深入的工作,留下自己的印记。最近,弗莱明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马勒的《亡儿之歌》、美国作曲家 Barber、Herrmann 的歌剧片段,这些作品甚有难度,但弗莱明显得游刃有余,可以说,她已经“再转向”,回到她熟悉的舞台和观众

蕾妮·弗莱明是美国古典音乐界最受欢迎的抒情女高音,有“人民女歌手”之称。在2010年,弗莱明有一些惊人之举——那年春天,她的独立摇滚乐专辑《黑暗的希望》出版,她本人也被称为是“大牌古典音乐艺术家迎合市场需要而‘转向’的典型范例”。在该专辑所附的小册子中,弗莱明称她并不仅仅为了“转向”,而是要去“参观”一下另一个音乐世界(指流行音乐)。《黑暗的希望》招致许多喜爱她的“粉丝”的批评,但她丝毫不后悔,她认为自己从摇滚作曲家吸取到很多的灵感。

同年秋天,弗莱明和与她合作多年的公关策划顾问 Mary Lou Falcone 分道扬镳,这标志着她准备再次转变方向。2011年12月,弗莱明接受芝加哥歌剧院的聘请就任创意顾问,任期5年。外界认为,现年52岁的弗莱明意识到自己演唱生涯的时间有限,希望在歌剧领域做些深入的工作,留下自己的印记。最近,弗莱明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马勒的《亡儿之歌》、美国作曲家 Barber、Herrmann 的歌剧片段,这些作品甚有难度,但弗莱明显得游刃有余,可以说,她已经“再转向”,回到她熟悉的舞台和观众

音乐会“安可”

◆ 任海杰

音乐会的正式曲目结束后,往往会有安可(encore),即返场加演,以助余兴。当然,返场的一般都是小曲。有时候整场音乐会表现平平,返场却陡然掀起高潮;有时候正式曲目已经非常出彩,安可更是锦上添花。以前西洋名团来沪演出,安可的往往是《北京喜讯到边寨》《茉莉花》《匈牙利舞曲》《斯拉夫舞曲》……近年来,则有了喜人的变化。

世博期间,哈丁率领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登台东艺,下半场是马勒《第一交响曲》。演完这样篇幅浩大的曲目,一般是不“安可”的,但哈丁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跃上指挥台,在他缓慢的手势中,幽幽流淌出的是瓦格纳《爱之死》,全场刹那间屏息静气,沉浸在瓦格纳感天动地的生死爱河中。一曲结束,观众的掌声甚至超

过“马一”;无独有偶,最近马泽尔指挥英国爱乐乐团,下半场也是“马一”。结束后,已经82岁的马泽尔在几次缓步往返谢幕后,观众都以为要曲终人散了,没想到老马小跑几步,站上指挥台,一棒挥下,是瓦格纳堂皇豪迈的《纽伦堡名歌手》序曲!瓦格纳的曲目平时在我们这里很少上演,现在居然出现在安可中,令乐迷兴奋不已,大呼过瘾,称是意外的收获。

刚刚结束的瑞士巴塞尔乐团音乐会,本来亮点是小提琴家穆洛娃,但现场掀起全场狂热高潮的,却是乐团最后安可的罗西尼歌剧《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序曲——敏捷的弦乐,灵巧的木管,适度的铜管,将罗西尼的诙谐俏皮、潇洒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四十多人的乐团赢得全场观众起立欢呼!

伦敦交响乐团的安可往往也是鼓舞人心的,其“代表作”——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主题曲,不仅在世博会、东艺接连奏响,捷吉耶夫今年3月指挥该团在大剧院音乐会中的第一场,也安可了此曲。当乐团准备开始安可时,人们在期待:会是什么曲目呢?只见捷吉耶夫的魔手一挥,原来是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片段——与老柴前呼后应,音乐会意味深长中结束。

去年上海艺术节期间,有一场帕尔曼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奏完莫扎特、贝多芬、圣桑的奏鸣曲后,帕尔曼一口气安可了四五首小品,曲曲动人心弦,其中有维尼亚夫斯基、克莱斯勒等小品,当然,最火爆的是超级炫技《精灵之舞》,帕尔曼举重若轻、幽默松弛,以出神入化游刃有余的精湛技巧沸腾全场,令人想起多年前文格洛夫在上海音乐厅的那个梦幻之夜。

厦门出现第二座钢琴博物馆

◆ 孙薇玲

厦门的钢琴博物馆已经遐迩闻名,但厦门还有第二家钢琴博物馆,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那便是由黄三元创办的“鼓浪屿钢琴艺术馆”。

鼓浪屿钢琴艺术馆坐落于厦门五缘湾特色商业街,此馆建成得到了第一家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创始人胡友义先生的肯定和支持。黄三元创建此馆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厦门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造自己的名牌,向人们揭示钢琴制造的过程,并且希望对琴童起到欣赏音乐的引导作用,也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并推向世界,这是黄三元的梦想以及几十年来的夙愿。

鼓浪屿钢琴艺术馆的展示分三个部分:中国名人艺术品、世界钢琴艺术名品、钢琴制造史。上百台由黄三元从国外购回的名牌钢琴稀奇古怪:其中有专为游轮用的很小型的钢琴,有斯坦威最早的方形钢琴,特别少见的是早期的直排钢丝和自动钢琴,另外还有上海早年生产的谋得利琴等等。钢琴收藏的一大困惑是许多古老钢琴其实已经不能弹奏,只能观赏,但黄三元以其惊人的耐心与工艺,修复了许多。

鼓浪屿钢琴艺术馆还收集整理了许多钢琴素材和文献资料,还设计生产了新型电脑钢琴,其特点是传统钢琴的谱架位置被电脑屏幕代替,没有繁琐的连线,钢琴仍保持原有的品质。目前鼓浪屿艺术馆已成为厦门几所音乐学校的实习基地。



一周音乐会 (2012.4.22-4.29)

- 4/22 晚 东艺 司马秀丽、钱江演唱会
- 4/22 晚 东艺 约翰·塞尔文与安东尼奥·特鲁奥斯钢琴音乐会
- 4/23 晚 艺海 王笑寒钢琴独奏会
- 4/24 晚 上海音乐厅 罗素·谢尔曼钢琴独奏会
- 4/26 晚 东艺 帕妮凡莉与萨福诺娃中提琴、钢琴音乐会
- 4/28 晚 上海音乐厅 陈歌辛、陈钢作品音乐会
- 4/28 晚 东艺 海上雅乐女子组合专场
- 4/29 下午 贺绿汀音乐厅 圆号专场音乐会
- 4/29 晚 东艺 梅耶交响管乐作品音乐会
- 4/29 晚 城市剧院 维也纳钢琴三重奏音乐会

第六届中国交响乐峰会闭幕

◆ 贾非言

上周末,第六届中国交响乐峰会在杭州召开。这是每年一度的中国交响乐团的盛会,来自各省市的乐团音乐总监、乐团经理、交响乐作曲家、乐队指挥家、音乐评论家、音乐媒体人士以及部分国外交响乐团的高层领导共130余位人士参加了此次盛会。三天会期中,各方畅所欲言,陈述交响乐团的管理、建设、推广等话题。其中谈得更多的,便是对交响乐的普及推广。

香港管弦乐团总裁麦高德(Michael MacLeod)认为:普及交响乐要从市场营销开始做起。他的观点是,时代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让交响乐停留在我演你听的传统层面。聪明的经理人应该发掘音乐会现场听众的社会关联性,使交响乐成为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家园。如此才能在听众、剧场与乐队之间产生三赢的良性循环。他注意在目前的音乐会听众中,社交性已经超越了音乐性,成为越来越多人去现场听音乐会的考虑因素。为此他提出现代的音乐厅要有足够舒适、洁净和友善的公共空间,以供音乐会前后和幕间的社交行为。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董事长郭玉良在发言中也强调乐团管理的“3M”准则,分别是音乐(music)、管理(management)和市场营销(marketing)。事实上由于众多的乐团建立起来以及更多的听众出现在剧场门口,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已成为许多经理人士的共识——因为现在的音乐会听众已不单纯是懂行的乐迷。

在国内交响乐界,市场营销还很少被人提及。营销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便是扩大乐团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而国际上的通常做法除了举行现场音乐会之外,还靠发行唱片。纵观世界上任何一支知名乐团,都有与唱片公司合作的先例可循。而目前国内交响乐团蓬勃发展之际,基本仅局限于举办音乐会,几乎没有唱片发行。这种现象虽然与唱片业的萧条有关,但也从中凸现乐团对自身的信心不足。

ETICKET 东方票务

4月12日起售票

友人室内乐社和谢亚鸥专场
6月15日 贺绿汀音乐厅
马勒艺术歌曲音乐会 6月12日 上海音乐厅
美国艾莫瑞、亨利学院合唱、铜管音乐会 5月13日 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